



节令物语

画说七夕

■ 缪士毅

农历七月初七，为七夕节。牛郎织女七夕相会的传说，为七夕节最具浪漫色彩的内容。“牵牛”“织女”最早时不过是银河两岸的两颗星名。作为星象，“牵牛”“织女”很早就出现在我国古籍中，如《诗经·小雅》中就有牵牛星和织女星记载。东汉时，应劭的《风俗通》中说：“织女七夕当渡河，使鵲为桥。”到了六朝时期，形成了比较完整的牛郎织女鹊桥相会的故事，这在六朝梁殷芸的《小说》中就有描写。

历代画家通过绘画的形式将七夕文化，尤其是牛郎织女的故事嵌入画作之中，留下了众多名画佳作，从描绘的内容来看，或将牛郎织女鹊桥相会这一神话场景具象化，如有的画作以蜿蜒的银河为背景，用喜鹊群聚成桥的形态横跨银河之上，突出“天河”与“鹊桥”的视觉连接；或将七夕众多风情展现于笔端，如有的画作以乞巧为主题，描绘结蛛乞巧、穿针比巧等活动场景；或将与七夕相关的风物呈现于画面，如描绘与牛郎织女爱情故事相关的牵牛花的独特意境等。

出土于河南南阳的东汉画像石《牛郎织女图》，是最早以图像形式记录牛郎织女与鹊桥传说的，展现星宿人格化后的神话场景；唐代朱景玄的《唐朝名画录》记载当时许多画家曾为七夕作画，如张萱的《宫中七夕乞巧图》；北宋画家燕文贵作《七夕夜市图》，描绘京城七夕节夜市的繁华景象，侯翼作《七夕乞巧图》反映王公宅邸欢度七夕的情景。



清代画家陈枚的《乞巧图》。北京故宫博物院藏

及至明清时期，也有不少传世佳作。如明代画家唐寅的《画乞巧图》和尤求的《七夕穿针图》，清代画家唐培华的《牛郎织女》和陈枚的《乞巧图》等，皆能从不同视角描绘了七夕主题内容，尤其是牛郎织女的美好爱情故事，流露出人们对美好生活的深深热爱，让人赞赏不已。

陈枚笔下《乞巧图》，绢本设色，纵37厘米，横31.8厘米，现收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。从画面看，高大梧桐树生长茂盛，绿意盎然。古色古香的建筑掩映于梧桐树间。十位佳丽站在梧桐树下，两人一组，或在交流“乞巧”经验，或在探讨“乞巧”智慧，神态悠然，充满生活情趣。尤其是其中的两组相对站在几案旁，几案上摆放一个白色的容器，似乎正在展示“七夕浮巧针”的乞巧风俗，即将容器盛满水，然后在水面投撒针，看水底的影子图案，如果针影散如花或动如云，就是验巧了。画面笔致工细严谨，情节刻画生动，敷彩染色浓重，与图中佳丽们乞巧的轻松场景相融合。

在民间，牛郎织女的爱情故事历来为年画的经典题材之一，画面中常出现银河、喜鹊、鹊桥、老牛、织布机等标志性风物。天津杨柳青、山东杨家埠、河北武强等著名年画，皆有牛郎织女方面的画面。如天津杨柳青年画有“天河配”“鹊桥会”等主题，其中年画《天河配》，画面通常描绘王母娘娘划天河阻隔、牛郎追赶、喜鹊搭桥等经典场景；年画《鹊桥会》采用“月、桥、人”的构图，强化了团圆的意义。

文史荟

海口市琼山区琼台福地牌坊。  
原图：吴春秋 AI制图：陈海冰

作为楼台的“琼台”隐退后，“琼台”一词又在明代新生成两重文化面相：一是生活空间中的福地，一是文化史上的高地。

《琼台志》载，明代永乐年间卫使杨义于海南道署东侧立“琼台福地坊”。其方位与宋志所记琼州城南的“琼台”旧址不一，故非复建。此坊名称汲取了道教“福地”概念，与“琼台”一词合并后，构成一个新的文化标识。此坊立于城中的高处，后世方志亦称此处为“抱耳山（高三丈余）”。明清两代以此为中心，逐步营构出新的文化空间。清方志亦将立坊之处的抱耳山称为“琼台”。

“琼台福地”这一新名称，最初寄寓着主政者祈盼良好社会秩序的政治愿景。在“琼台”抽象意义演变进程中，丘濬是关键人物。丘濬以“琼台”自号，身后其门生蒋冕又以此号命名其别集为《琼台吟稿》《琼台类稿》《琼台先生诗话》等。丘濬在他的时代已代表着海南学术的高度，故其号“琼台”也由此成为标志文化高度的符号。丘濬与弟子陈繡曾作同题同韵的《琼台春晓》诗，二作皆借海南岛春景抒发“风月同天”之思。丘濬诗“春光晓色迥相同”这句，延续了苏轼“沧海何曾断地脉”的意脉，阐明海岛与大陆的文化贯通性。二诗中的“琼台”，已然承载着比一座楼台更为高远的意义：不仅是地域的代名词，也是文化自信心态的象征。

海南诗人王佐曾问学于丘濬，其自撰海南志并命名《琼台外纪》，正是受到丘濬影响；王佐的学生唐胄，亦以“琼台”名其著，他在《琼台志序》中强调了这种学术传承：“盖体文庄而将顺其欲为之意，尊桐乡而忠辅其已成之书，得求臣于二公。”从丘濬的字号，到文集、史志的命名——“琼台”之名，既蕴含着海南文化薪火相传的脉络，也映射出海南文人独特的乡土情怀和文化使命担当。

“琼台”一词在明代完成了语义上的“涅槃”，演变成一个集指物、系地、怀人三重功能于一体的复合型概念。清代官方亦惯用“琼台”指称地域，如焦映汉创建“琼台书院”，其《记》云：“颜曰‘琼台书院’，志其地也。”

【作者系海南省典籍整理与研究基地副教授；本文为海南省高等学校科学研究项目：“古代文学中的‘海南形象’演变及其现代意义（Hnky-2025-17）”阶段性成果】

『琼台』新塑 春光晓色迥相同

“琼台”得名的背景与缘由，《舆地纪胜》中有交代：“《图经》云：琼州自唐以为都督府，琼、崖、振、儋、万五州招讨游奕使。本朝号琼州，提举儋、崖、万安等军水陆转运使兼琼管安抚都监。今郡城有琼台，盖置使时以使台为名耳。”

唐宋时，朝廷出于治理海南岛的实际需要，会在州县之外另设都督府、琼管安抚都监等“使府”类行政机构，其长官世称“使台”；“使台”一词亦可延伸用于指称这类行政机构。因此，“琼台”一词意带双关：以“琼”字关联地方，以“台”字关联建筑，同时也可关联管理地方的机构。

“琼台”的名与实，本应是相副的，但后世逐渐剥离其原本的具象意义，而仅将其作为地域的代名词，这与南宋地理志的误导有关。

《舆地纪胜》一书将“琼台”置于琼州“景物下”这一条目中，编目、分类都合理。稍晚成书的《方輿胜览》，却在琼州“郡名”目下，相继列写“琼管”“琼台”二词条，又在“琼台”后加以双行小字注：“在崖楼下，临放生池，盖置使时以使台得名。”如此粗疏、率意的编排，易让人误以为“琼台”是行政机构名称（郡名）。元末明初，浙江文人郑真《挽李廷铉》一诗中已将“琼台”作琼州别称，其诗后自注云“琼州郡名琼台”，应是受到《方輿胜览》的误导。

成书于明代景泰七年（1456年）的《寰宇通志》记录明初有一处以“琼台”为名的驿站：“琼台驿，在府城西门外。”此驿的方位，与宋志所记“琼台”（在城南）并不吻合，可见二者并非一物。这一明代前期新出现的“琼台驿”，也混淆了时人对“琼台”的认知。

明代海南学者唐胄纂修正德《琼台志》时，先在他卷中的“楼阁”目下收录“琼台”词条。这种作法，令读者莫衷一是，辨不清“琼台”究竟是楼名还是郡名。

清人蒋伊所编的《广东舆图·琼州府图说》记载：“城内有琼台，在府治西。唐设都督府，宋置琼管安抚，皆称台，故名。”对比史料可知，《广东舆图》对“琼台”之性质、得名原因等记述，完全因袭自《舆地纪胜》，唯独在对“琼台”位置的记述上，改为“府治西”，这显然是受到《寰宇通志》中所记“琼台驿”之方位的影响。后来成书的咸丰《琼山县志》、光绪《琼州府志》等所记亦与《广东舆图》相同。这些文献对“琼台”与“琼台驿”相关史料的拼合，遮蔽了“琼台”的初始面目。

从南宋到清代，史志中关于“琼台”的记述真伪并存，误导性较强。史志记述的混乱，造就了“琼台”扑朔迷离的历史面貌。

不过，在文学史长廊中，仍有关于“琼台”的微小回声。明代高得珩赞其“古台高起海中洲”（《海琼八咏·琼台》）；清人翁方纲到海南调查金石碑刻时，曾缅怀过历史上的这座“琼台”，其诗云：“琼山倚郡城边，一点扶桑碧正连。信否琼台光四抱，空歌上接蔚蓝天。”（《题海粟山房壁四首·其四》）。

『琼台』变收 古台高起海中洲

古往今来，海南岛有过很多别称，珠崖、崖州、琼州、琼台、琼崖……不一而足，其中琼州、琼崖迄今仍在非官方的文献中指代海南。而琼台的所指，在历史的长河中则不断发生嬗变——从最初的一座楼阁，到海南的别称，再到后来的一个驿站，就连明代先贤丘濬也用作自己的号，然后是一部志书、一座书院之名……“琼台”二字不变，所指已然不同。

【编者按】

众所周知，与“琼州”一样，“琼台”是古代海南的别称，但鲜为人知的是，“琼台”最早是指古代琼州城南耸立的一座华美楼台。

“琼台，在崖楼下，临放生池。”这座高台，在南宋地志《舆地纪胜》中如此记载。

明人曹学佺所编《大明舆地名胜志》载：“放生池，在城南崖楼下，宋守韩璧凿建。池上有六瑞堂，郡守王光祖建……又有知乐亭，朱晦翁记。”

可见，在南宋淳熙年间（1174年—1189年），“琼台”与“放生池”“知乐亭”“六瑞堂”等，共同构成了琼州城南门外的一系列人工景观。

然而，南宋至明的史志文献对“琼台”记录都较简略。如《方輿胜览》《寰宇通志》《琼台志》等，关于“琼台”的记录基本引述于《舆地纪胜》，仅记录于此台的得名与位置，并未提供更多信息。

因文献阙如，“琼台”始建于何时暂不可考。唐代、北宋时被贬至海南的李德裕、卢多逊、丁谓、苏轼等人的诗文中未曾提及此台，但在南宋前期相继被贬至海南的李纲（1129年抵岛）、李光（1144年抵岛）二人的诗词中，则多见对“琼台”的咏颂。据此推测，“琼台”或建成于北宋末期。

“琼台”是一座高而美的楼台，李光在《琼台》诗里慨赞“玉台孤耸出尘寰”。白日登临此台，所见云海山川，宛如仙境，故李纲高吟：“孤城南面敞琼台，千里川原指顾开。试向绿云深处望，海山浮动见蓬莱。”（《郡城南曰琼台北曰语海余易之曰云海登眺有感·其一》）。若夜登上台，映入眼帘的则是由江流、明月与星河构成的一幅“琼州夜景”：“危阁临流，渺沧波万顷，涌出冰轮。星河澹澹，天衢迥绝纤尘……”（李光《汉宫春·琼台元夕次太守韵》）。

南宋时，海南地方长官常在“琼台”上举行节日宴庆活动。李光曾多次受邀在元宵、重阳等节日登台赴宴，并留下名篇佳咏。如其《九日登琼台再次韵》诗云：“异乡感节物，聊赴使君请。层台缥缈间，野旷天宇静。木落水涵空，氛雾俱远屏。……弃置身外事，聊复乐俄顷。世方涵波澜，我心犹古井。……”登台送目，沐身于天地风光之中，遭遇贬谪的失意心绪，在“琼台”这一方空间中得到抚慰。

遗憾的是，历史中这座“琼台”如昙花一现。胡铨被贬到海南仅晚于李光三年，胡李二人曾在琼州城北“双泉”边匆匆一晤，但胡铨的集中无咏“琼台”之作。南宋海南文人白玉蟾诗词中虽屡言“琼台”，但皆指仙境或天台山之一峰，与海南无涉。在二李诗词之外的南宋文学作品中，几乎寻不到“琼台”的痕迹。

宋代的“琼台”今虽不复可见，但“琼台”边上的“崖楼”却能与世推移，辗转成为今海口市琼山区的“府城鼓楼”；明代成化年间都督张通题写的匾额“海南壮观”，原件已然不存，但四字沿用至今。昔日“琼台”风景，于今亦可从此四字中思之念之。

『琼台』本色 玉台孤耸出尘寰

楼阁、海南别称、先贤名号、书院之名……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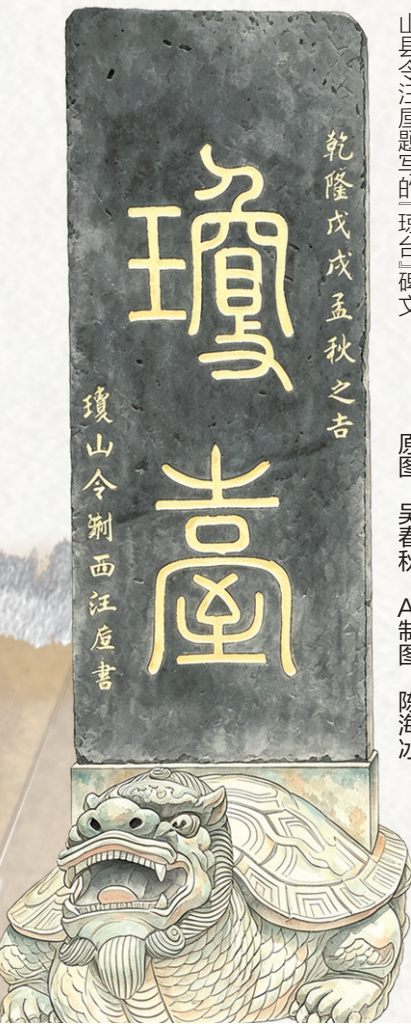
问君是否识琼台

■ 吴春秋

文化中国行

史志琼崖

丘濬门生蒋冕辑录的《琼台先生诗话》（明代万历年间刊本）。海南日报全媒体记者 陈耿 翻拍



海口市琼山区琼台福地景区内，清代乾隆戊戌年（1788年）琼州府琼山县令汪应题写的琼台碑文。原图：吴春秋 AI制图：陈海冰